

昨天下午李木源居士告訴我，居士林的董事會決定要辦學，向政府立案辦佛學院，名稱可能今天他們擬訂，修學的期間今天也可能決定，是短期還是比較長期。這樁事情是好事，真正做到續佛慧命，普利眾生的大事業。無論是長期或者是短期的培訓班，我們有足夠的場所可以分班教學，也就是我們同時可以開幾門課。開課的原則前天我講過一次，我們佛法教學跟世間教學不相同，我們要求的方向都不一樣，所以一定要走「專」的道路，忌諱雜修，要把我們全部的時間精力集中在一門。我這個概念，是從李炳南老居士那裡學來的，李老師遵遁傳統的原則，講求一門深入，所謂是「一經通則一切經通」，除非是不得已，決定是弘揚一門。

我在早年也曾經在台灣教過短時期的佛學院，就提出這個意見，因為我們在台中修學深受利益，這就是一門專攻，心裡面沒有雜念，收的效果很殊勝，用的時間不多，這是我們從經驗當中體會到。但是許多佛學院主持的人，跟我們的概念不相同，他們要採取世間學校的方式，許許多多的科目同時來修學，這是一般的趨勢。所以很多三年佛學院畢業，四年佛學院畢業，只學了一些佛學的常識，請他上台講經是一部經都不會講，說到效果遠遠不如專修。我們辦培訓班也好，佛學院也好，我們提倡專修。但是可以同時開很多門課，我們是淨宗，當然「淨土五經一論」是必修課，如果有同學喜歡修學其他法門也行，學華嚴、學天台、學法相唯識，乃至於禪宗語錄，我們統統都可以開課。關於一般佛學，譬如說《遺教經》、《八大人覺經》、《四十二章經》，我們也可以開課。但是學生必須選修一門，這一門他一定要上台去覆講，甚至於要讓他去講大

座。如果他有能力，他可以旁聽其他的課程，沒有能力專攻這一門就行，他在此地學成之後，這一部經就可以在全世界弘揚，我們選擇這個方式。

我們同修如果是發心在這一生當中專修專弘，一定要把自己這一生定位在講經教學上，一生從事於這樁事業，不去管理這些道場，不擔任執事；就像世間教育裡面專心當教員，不當校長，不管學校行政，專門教書，他用心專。我過去親近不少的名教授，他們一生就是這個態度。過去我有一個同學傅樂成先生，在台灣也是個名教授，一生讀書教學，他雖然沒有出家，他沒有結婚，半個和尚。他在台灣大學博士班授課，曾經有一度是哪一個學校，請他去做文學院院長，他答應了，去做了一個學期不幹了，他說這不是人幹的事情。因為管行政什麼事都要操心、要應酬，他平常教書生活多單純，他幹了一個學期不能幹，才曉得這不是人幹的。讀書人就是個讀書人，非常單純，我們要立這個願，好！一生當中與行政脫節，不管人、不管事也不管錢，你說多自在。

我過去在台灣這些年，自己建立兩個道場，那是掛名而已。最初我們建立的是華藏精舍，我做過住持，實際上不管事，管事是我有個護法韓鐸居士她管，到最後我們成立華藏視聽圖書館，就乾脆名正言順請她作館長，華藏精舍只是個招牌而已。以後成立「佛陀教育基金會」，基金會有個總幹事簡豐文居士全權負責，我也什麼都不管。這個假名現在還掛著，我辭了很多次，辭不掉；董事會很熱情不讓我辭，他說你一年到頭在外面不回來都可以，名一定要掛上，這是他們的好意，我說好隨你掛。達拉斯佛教會也是掛個虛名，假名。

他辦佛學院，勢必要有許許多多行政的人員，院長，也可以設副院長，裡面總有教務、有訓導、有總務這些綱領執事。我看李居

士很有意思，看中我們這些出家同學，你們有沒有意思？如果沒有意思要預先表明，我們可以讓這些所有的執事，都讓在家居士們去做，我們當教員。將來開課也要你們同學負責去授課，這是預先要準備，這樁事情我估計大概是五到六個月就要招生。學生我昨天也跟諸位透露，我們希望四眾同學都收，在家出家、男眾女眾，我們四眾都收。各個地區願意來參學，我們統統歡迎，這些都讓他們董事會去考慮，我們只提供這一點建議，是不是可行讓他們去決定。但是我們自己現在要有充分的準備，我想要有四、五個月的時間足夠了。

教材如何去選訂，《無量壽經》可以用我們的科判，參考黃念祖居士的註解，這樣教學就很好，課本用《易解》就好，《易解》可以在教學當中做一次整理修訂，我們把現在的《易解》當作一個草本。《觀無量壽佛經》可以採取善導大師的註解，善導大師在佛門裡面很多人都知道，阿彌陀佛再來的；阿彌陀佛再來註這部經，豈不是阿彌陀佛自己說的？所以我們可以選善導大師《四帖疏》。

《彌陀經》有兩種註解非常好，兩種註解都可以學，一個是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，一個是蕩益大師的《要解》。《要解》還有註解，有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寶靜法師的《親聞記》，這兩種是《要解》的註解，都很好，都有參考的價值。《普賢行願品》我們只有採取清涼大師的註解，《別行疏鈔》，《別行疏鈔》的分量很重，《疏》是清涼，《鈔》是宗密，分量很大，初學有困難，但是民初有一些節要，這個本子就方便初學。另外就是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，有灌頂的《疏鈔》，說得非常詳細可以做依據，灌頂《疏鈔》我們過去曾經印過單行本，應該可以找得到。再就是《往生論》，《往生論》的註解也有多種，我們可以選擇一、二種做參考，這是我們本宗的。

本宗之外，流通得最廣而為中國人所喜愛，第一個就是《金剛經》，家喻戶曉，只要是學佛沒有不歡喜《金剛經》，所以《金剛經》可以開課。《金剛經》採取江味農居士的《講義》就可以，這個《講義》可以說是集《金剛經》古今註解之大成，是江居士一生的精力。《心經》也很重要，也是大家天天念，周止菴的《心經註注》是《心經》註解裡面的權威，代表作，他也是用一生的精力，一生用一部經才有這樣的成就，他沒有搞很多，他不搞很雜，這要知道。禪宗還有一個語錄，《六祖壇經》、《永嘉禪宗集》、《證道歌》，三祖的《信心銘》、《大珠和尚語錄》，這些東西都是禪宗很流行，非常受歡迎，我們也可以開課。相宗的典籍，像《百法明門論》、《唯識三十頌》，這非常重要，我們不是專門研究相宗，相宗的常識要知道，這是佛法一般理論的基礎。《華嚴》分量很大，現在正在講著，大家隨著聽就好。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這些大經大論，如果將來有時間、有機緣都可以傳授，此地要是真正開辦佛學院，我們就有這個想法。希望我們同學們共同努力，把這樁大事業盡心盡力去把它做好，能做到什麼程度我們不敢說，但是盡心盡力對自己來說就是圓滿功德。將來學院建立，招生就可以依照學生的興趣、根性、愛好讓他選經，然後我們分班授課。

將來這邊、居士林講經不中斷，李木源告訴我，竹林寺、法輪社，還有光明山，希望我們這些學生，都能在這些地方去講大座。如果有四個道場，包括我們新的道場有五個道場，我還要照顧居士林，居士林是我們根本，我們不可以把《華嚴經》搬到別的地方去講，我們一定要懂得「報本反始」，要「知恩報恩」。所以外面這四個道場讓同學們去講，一個星期講五天，四個地方一個星期就有二十次講經的機會。如果每天一個人，那就是二十個人，如果每天兩個人講，一個人講一個小時，兩個人講那就可以四十個人來練習

，所以我們有場地、有時間。學生到這個地方來修學，一定要上台講經，不上台決定修不出來，他選哪一部經，這部經一定要在新加坡從頭到尾講圓滿，而不是選講。我們希望能做到這一點，那就是我們的成績表現。

同學們聽了我的報告之後，你們仔細去研究，你們自己選擇一門，我們在這段期間當中做充分的準備，將來招生要擔任這門課程的教學，必要的時候我們再找時間，我們來研究討論課程怎麼個教法。這裡面還有一個基本的課程，《內典講座之研究》，這是個基本課程，一定要學好，這個課程可以學生所選不同經論在一起上課，可以合班在一起上課。上這門課的時候，就叫他準備自己所修學的課程，因為那個課程一開課就要覆講。《內典講座之研究》我們以過去的經驗，應該有一個月的時間就可以講完，就可以教完，他如果學《無量壽經》，他有一個月的時間做充分準備。

共同科目上完之後，分班授課的時候他就要上台講經。我們這地方同學唯一的條件就是你上台，你不能上台，你就不能參加我們學院，你想參加這個學院來修學，你一定要上台講經。再有多餘的時間，我們也可以開像電腦的課程、英語課程，或者從事於翻譯的這些課程，都可以做。雖然是個專宗的學院，可做的事情非常之多，真是我們有做不完的工作。一定要發心，有決心、有毅力把它做好，知道這樁事情非常有意義，對社會、對眾生、對世間有真實的利益，是一樁大好事情。像昨天晚上講主夜神，將來諸位看到五十三參，善財童子參訪多位主夜神，主夜神的意思大家曉得，默默在工作，默默在行善，不要名聞利養，不希望人家知道，這類的人都是主夜神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。